



午后,我刚想躺下眯一会儿,就听到有人按门铃,我一瞅是上午刚认识的二楼大妈。那时,我取快递回来,正好遇到二楼东户的男人领着大妈上楼,我在他们后面,听儿子对母亲说:“您就安心在这里住,您养我小,我就得养您老,想吃啥跟我讲,我给您买。”

大妈是懂礼数的人,刚搬来儿子家,就来拜访邻居。我忙打开门,将大妈请了进来。

“喵喵,喵喵。”课堂上传来了几声细弱的猫叫声,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向后排扫去。我不禁怒火中烧:“课堂上,哪位同学带玩具猫了?”

“老师,不是玩具,是真猫!”学生们七嘴八舌。

“哪来的真猫?”

“我在路上捡的。”班上最调皮、学习最不着调的一个男生站起来说。

他从桌兜里取出猫来。那么小的猫,只有我拳头大,两只琥珀色的眼睛惊恐地望着——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小猫瘦骨嶙峋,叫声也有气无力。一看,就是饿的。

有学生说:“老师,救救它吧,我有火腿肠。”还没等我说话,学生们已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香肠、矿泉水。考虑到是捡来的猫,怕有什么传染病,我把小猫放在后面的一张桌子上,打算喂饱了再去宠物医院看看。

有学生撕开了火腿肠的包装袋,把火腿肠折成一个个小块,放在了一张白纸上,有学生拧开矿泉水的瓶子,在瓶盖里倒上了水。

小猫果真饿极了,小嘴一张一合不停地吞咽着。看它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,学生们一脸的怜惜。有女生在一旁轻声说:“小可怜,慢点吃。”

小猫吃饱喝足后,眼睛里有了神采,毛

“梧桐叶上三更雨,叶叶声声是别离。”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”诗词里的梧桐树似乎向来被化作一缕缕愁绪,总是给人愁眉不展的感觉。每读到这些诗词,我就为梧桐树不平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梧桐树那么高大伟岸,给人温暖踏实的感觉。我的故乡到处生长着梧桐树,不仅主干长得高大,枝干和叶子也都是蓬蓬勃勃的,藏着大地般的壮阔朴实。

我家院子里就长着一棵高大的梧桐树。春天时开一树淡紫色的花,母亲在盛开的花树下做针线活,我们则在那里玩跳格子或写作业。有时,会有一两朵淡紫色的桐花落在我们的肩上,我们会一阵惊喜,小心翼翼地动也不敢动,仿佛那桐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,生怕惊飞了它。

有时候,母亲心情好,就会笑盈盈地用细小的黑色发卡穿过桐花的底部卡在我们的头发上。这样,桐花就成了我们漂亮的头花了。我们跳格子的时候,桐花也跟着我们跳,真像一只美丽的紫蝴蝶。

花开似锦时,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为我们简朴的日子带来了许多快乐。而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秋深时节,也是我们盼望的时光。

一场风来,我们的梧桐树也难免在季节里走向纷纷落叶的情景。可我们小孩子心思简单,根本想不到那些伤春悲秋的光阴流逝的惆怅。早上一起来,看见满地的梧桐叶,欢快地跑过去去捡落叶。

父亲要教我们在梧桐叶上写毛笔字,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。平常,父亲很爱惜他的

“敲门”的糖果

◎马海霞

大妈把拿在手里的一盒喜糖递给我,我赶忙摆手:“我减肥,不敢吃糖。”

大妈将糖放在茶几上,说:“给小孩吃。”

现在有几个家长让孩子吃糖呀,都怕得蛀牙。但这话我咽下去了,再说就太不给大妈面子了。

大妈不善言谈,我问一句,她答一句,和大妈聊了几句客套话,便没了话题。好在大妈只坐了两分钟便起身走了。

大妈走后,我心中大为不悦,这老太太也太抠门了,把家人不吃的喜糖拿来送人,真亏她想得出来。我顺手把喜糖扔进了垃圾箱。

没过半小时,大妈又来敲门。我从猫眼一看,她手里又拎了一盒喜糖,估计她把我家当垃圾箱了,不把陈年喜糖扔完不算完。这次我没给她开门,假装家里没人。不一会儿,她儿子跑来了,拉着大妈回家。大妈站着不走,儿子说:“娘,您敲门敲了一路了,大家都上班,家里没有人,咱回家啊。”

这一幕多么熟悉,我父亲晚年糊涂了后,

色似乎也有了光泽,它“喵喵”地叫了两声,似乎在向同学们说“感谢”。

下课后,我把猫带去宠物医院,打了疫苗,并给它洗了澡。然后又把这只小猫带到了班上。学生们团团围上来,这个轻轻抚摸一下它光滑的皮毛,那个轻轻摸一下它的头。小猫像个受宠的小宝宝,看看这个,望望那个,琥珀色的眼睛里没有丝毫的胆怯。这样一只猫宝宝,又萌又可爱,谁会不喜欢呢?

捡到猫的那个男孩急得满脸涨红,终于鼓足勇气说:“老师,我想养那只猫。”

那个男孩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倒数第一,我怕他有了猫后,会玩物丧志,他也担心我会拒绝他。看着他一脸期待的眼神,我环视了一下同学们,郑重地对他说:“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,这只猫你一定会养得很好。但养小猫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爱心,如果你都能做到,那么你在学习上,在其他方面也一定能做到,对吗?”他拍拍小胸脯说:“老师,你就看我的表现吧。”

再见那只流浪猫时,它已长大了很多,皮毛油光水滑,可爱健康,而那个小男孩也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

孩子的单纯善良给了流浪猫幸福,他也因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热爱,获得了信任与依赖,并因此改变了自己。

几支毛笔,根本不让我们碰。父亲之所以要教我们写毛笔字,还是在梧桐叶上,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,却贪玩得很,根本安静不下来学习,父亲想用这种有意思的事让妹妹喜欢上学习。

这个方法果然不错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,捡了很多梧桐叶,仔细地把它们整理好放在小筐子里,按照父亲的讲解一笔一笔慢慢地写。妹妹比我还热情,她觉得这比游戏好玩多了。我捡的梧桐叶比她多,她非要父亲向我要一些,她才满意。母亲把饭做好了,她也不去吃,坐得直直的,很认真地写毛笔字。

每当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,父亲都会把他的那张大书桌搬到院子里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先是听父亲讲,然后静静地写。写好后,父亲再给我们一点评。我们写得最多的就是“春”和“福”。父亲说,谁写得好,过年时就可以写春联了。因此,我们练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。

母亲不认字,更不会写,她的任务就是坐在我们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写。我们写好的梧桐叶都由她拿到屋里的另一张桌子上晾干。她总是不舍得把它们扔掉,晾干后就收到准备好的箱子里收藏起来。

一年又一年,我们家就有了很多的“春”和“福”。

长大后,我们姐妹各奔东西,各自为生活忙碌着。逢年过节时相聚,总会说起这些往事。人世流转,光阴变换,而我们的梧桐树一直在,我们还可以站在陪伴我们长大的梧桐树下,仰望它高大的枝干。

也是爱往外跑,一次他手里拿着一把草站在王二叔家门口。王二叔家住临街房,从门窗里肯定看到了父亲,但却不给他开门,怕糊涂的父亲坐他家不走。那天,天空下着小雨,我下班看到了呆立在王二叔家门口的父亲,他不知站了多久,衣服都湿透了。

我走到父亲面前,问他在这里干什么?父亲举着手里的草说:“我给你二叔送药,这个治眼病。”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都是近处的事情容易遗忘,过去的事情反而印象深刻,父亲彼时的记忆里都是陈年往事,王二叔小时患有眼疾,父亲糊涂了,也不忘给他寻“灵丹妙药”。

父亲这份心意,王二叔根本不知道,或许知道了也觉得父亲是糊涂人做糊涂事。这件事每想起,我都会心疼父亲。

记忆闪过,我已经湿了眼眶,忙开门,将大妈请进屋内。她已经忘了刚才给我糖果的事,又给我一盒。我接过来,取出一颗花生酥剥开放进嘴里,也给大妈一颗糖果,大妈不

小时候,父亲用扁担挑起了整个家。

父亲身材不高大,却能挑起百斤的重担。家里的扁担不多,多半是檀木和老柏树做的,结实耐用。

父母种了一辈子庄稼,粗活重活都靠父亲的那根扁担。挑着土粪上田地里,挑着河水浇菜,挑着农具下地。田地里的农产品也是父亲一担担挑回来的,有稻谷、番薯、西瓜等等。只要有空,父亲就拿着扁担出出进进,挑着东西出去,又挑着东西回家。父亲的肩上,挑着一年的四季,也挑着全家的希望。

最喜欢在夏天陪父亲摘西瓜。在不大的西瓜地里,父亲教我分辨哪个是成熟的瓜。摘完瓜回家时,父亲总是一头挑着瓜,一头挑着我。在窄窄的田埂上,父亲挑着我和西瓜颤巍巍地走着,扁担发出吱吱的声响像是在唱歌。父亲一边小心翼翼地挑着担子,一边跟我聊天。

十岁那年的暑假,我生了一场大病,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,父亲带我去看病,只能把我放进箩筐里,一头挑着我,一头挑着几块石头。我坐在箩筐里晃晃荡荡的,并不觉得累。倒是看见父亲的背上,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病慢慢好了些时,父亲怕我孤单,他知道我喜欢玩沙,就到河滩

挑在扁担上的家

◎赵自力

上挑回了一担担的河沙,把小小的院子都快堆满了。我非常开心,常常坐在沙堆上尽情地玩耍,也结识了一群好伙伴。我们一起玩沙子、捉虫子,把那个炎热的夏天玩得有滋有味。

初中寄宿在学校,每年开学,父亲都要帮我挑行李。那时寄宿吃饭要交柴火,每年的柴火也是父亲一担担地挑到学校。我开始知道心疼父亲了,遇到爬坡过坎时,总要帮忙扶着担子,叫父亲累了就休息一下。父亲总是说不累,他说送我们读书是他最高兴的事情,因为读书就有了出路。

那时,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好好读书,让父亲不再那么辛苦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城市里工作,还成了家。父亲经常进城探望我们,每次来仍然拿着一根扁担挑些农产品给我们,农产品多半是蔬菜瓜果,有时还有稻米和花生油。母亲说:“你父亲不挑点东西不自在,巴不得把老家的东西都挑给你们呢。”从此,父亲用一根扁担,挑起了两个家。

后来,父亲老了,再也挑不动担子了,扁担就放在角落里,他也舍不得丢掉。父亲时常抚摸着那根扁担,就像看着老伙伴一样,目光里充满柔情。父亲的扁担留有岁月的印痕,还有他沉甸甸的爱。

迟开的花苞

◎侯海霞

孩子出生时,她昏迷了过去。醒来时,肚子空了,身边也是空的,她慌了。

“孩子脑瘫,心肺功能发育不良,活下来的几率很小,家长商量一下,是救还是放弃?”医生冷静地说。每一个字都像尖刀,戳得她的心生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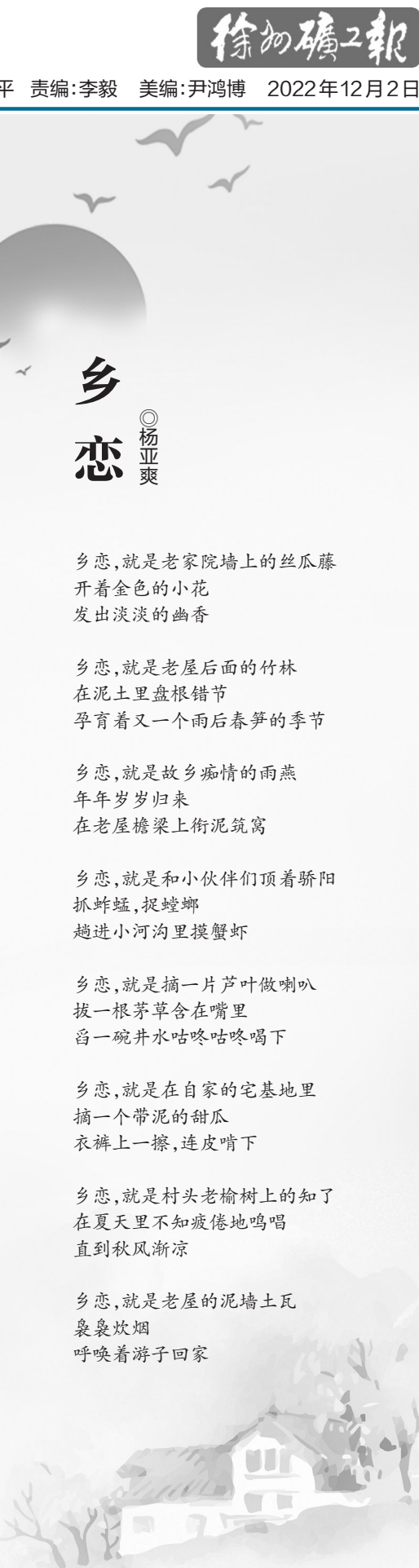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抱着头缩在墙角,艰难地吐出三个字:“放弃吧。”“不,要救!”一个声音坚定而响亮,震动着每个人的耳膜。是她。她挣扎着支撑起身子,紧紧抓住医生的衣襟,恳求道:“医生,只要孩子还有一口气,就要救……”她说完,眼前一黑,又昏迷过去。

性子温和的她,平日里什么事都顺着丈夫,这一次却不同,她坚持要救下孩子。孩子总算救下了,但羸弱不堪,从手术台下来,直接住进了保温箱。

她是在手机上第一次看到孩子的照片,只看了一眼,她的泪水就扑簌簌滚落下来,颤抖的手再也握不住手机。保温箱里躺着一个插满管子的小人儿:皮肤乌黑,身子瘦小,手似鸡爪,丑陋得像个老老头。

怀孕两百多天的日子里,她曾无数次抚摸着肚子,陷入幸福的想象,想象孩子的可爱和聪明……却从未想过,孩子发育不全,还脑瘫。

孩子虽然保住了一条命,却仍有无数道关卡要闯。住进保温箱半个月,孩子还不会吞咽,只能靠插鼻管进食。他的肺功能依然微弱,中途多次出现窒息现象。病危通知书下过好几次,每一次都让她心惊胆战、坐立不安,但每一次她都坚定地签



乡恋

◎杨亚爽

乡恋,就是老家院墙上的丝瓜藤开着金色的小花
发出淡淡的幽香

乡恋,就是老屋后面的竹林在泥土里盘根错节
孕育着又一个雨后春笋的季节

乡恋,就是故乡痴情的雨燕年年岁岁归来
在老屋檐梁上衔泥筑窝

乡恋,就是和小伙伴们顶着骄阳抓蚱蜢,捉螳螂
趟进小沟河里捉蟹虾

乡恋,就是摘一片芦叶做喇叭
拔一根茅草含在嘴里
舀一碗井水咕咚咕咚喝下

乡恋,就是在自家的宅基地里
摘一个带泥的甜瓜
衣裤上一擦,连皮啃下

乡恋,就是村头老榆树上的知了在夏天里不知疲倦地鸣唱
直到秋风渐凉

乡恋,就是老屋的泥墙土瓦袅袅炊烟
呼唤着游子回家

初冬的山茶花

◎白素华

呼啸的北风恣意地飞舞
裹挟着缱绻凄婉的冷雨
大张旗鼓地宣示着自己的回归
此时的山茶树伫立于丛林间
越发地亭亭玉立
它们迎着这场潇潇雨幕
娴熟地梳洗枝叶上的污泥
而那刺骨的寒风叩开了蓓蕾的心扉
一朵一朵地
正大方地抹上红妆
在这初冬时节
竞相绽放妩媚的容颜

煤海

